他用笔改变大熊猫命运

“就是这里!”3月10日,四川报业博物馆,在1983年出版的《四川日报》前,老记者陈能文话语明显多了起来。3月9日度过百岁生日的陈能文,有一个更被他人熟知的别称:“熊猫记者”。42年前,陈能文采写的报道,翻转了彼时大熊猫的生存危机,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熊猫的命运。42年后,他实现了自己的百岁生日愿望:回到曾经孕育这组报道的地方看一看。

陈能文与家人等参观四川报业博物馆

为大熊猫发出求救“鸡毛信”

“仲夏时节从卧龙自然保护区传来消息:在卧龙、九寨沟等地区,发现了大熊猫的主食——冷箭竹成片开花……”在四川报业博物馆,陈老在大熊猫主题报道区域停下。工作人员告诉他,他的这篇报道是这个区域的“开山之作”。

经过扫描的旧报纸已些许斑驳,报纸上的文字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模糊。透过一行行铅字,勾起一段难以忘却的历史记忆——

1983年春天,58岁的陈能文接受原四川省林业厅的邀请,在林区采写集体林承包到户改革。然而在川西北林区走了一圈后,采写大熊猫新闻半辈子的他发现,发黄的冷箭竹枝丫上长出了许多稻谷花一样的东西。他马上意识到,大熊猫极有可能面临生存危机,因为竹子只要开花就会陆续枯死,十年左右才能恢复。

这是个案还是大范围现象?陈能文开始搜索相关线索。当年5月,陈能文辗转平武县、松潘县、九寨沟县、卧龙保护区等野生大熊猫分布区域,实地走访了解各地箭竹生长状况和大熊猫生存情况。陈能文发现,箭竹已经出现大面积开花枯死,严重的地区开花枯死的箭竹已有90%以上。这些地方的大熊猫正四处寻找食物,有的甚至开始吃草,并出现消化不良症状。边走边写,他将一篇篇扎实的报道陆续发回《四川日报》编辑部。

当年7月7日起,他采写的有关大熊猫状况的10多篇系列报道在《四川日报》陆续刊发。此外,陈能文结合1975年岷山竹子开花抢救大熊猫的经验,并综合整理专家们的意见,在《四川日报》公开提出关于投食、移民、圈养3条应急措施。

尤其是首篇刊发的《竹子开花 忙坏专家》,仅用300多字,就引起数十家海外媒体关注转发,在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响应。有人说,陈能文在大熊猫最危险的时候发出了求救的“鸡毛信”。这一年,陈能文创作的《“国宝”遭灾牵动万人心》也获1984年中国新闻奖通讯类二等奖。1985年,陈能文被原林业部表彰为“抢救大熊猫先进个人”,是当时全国媒体界唯一一个。

大熊猫命运随之翻转

报道刊发后,全国各地鼓励信、汇款纷至沓来。全球范围内伸出援手。“竹子开花啰喂 ,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……”那一年,为大熊猫保护而创作的《熊猫咪咪》歌曲响彻大江南北。

大熊猫的命运随之翻转。1983年,原林业部牵头成立抢救大熊猫领导小组,发起全国性的抢救大熊猫倡议。1983年,在世界自然基金会援助下,首个大熊猫科研繁育机构——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在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。

1984年,世界自然基金会把大熊猫列为世界10种濒危动植物之首,并给予资金、技术帮助。至1986年9月,全川共抢救病饿大熊猫59只,救活47只。1988年2月,原林业部宣布,“大熊猫渡过了最严峻的难关”,“抢救大熊猫”活动宣告落幕。

系列报道更深远的影响在于,它被认为是大熊猫科学研究走向制度化、系统化的起点之一。

为延续大熊猫的种群,20世纪80年代,四川乃至全国开始攻关大熊猫繁育技术,并于1986年实现人工圈养繁殖。1987年兴建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、2012年起开始进行圈养繁育大熊猫野化放归研究、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……从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到进一步复壮大熊猫野外种群,我国大熊猫保护研究工作进入新阶段,并持续完善。目前,全川已有圈养大熊猫500余只,全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已增长到近1900只。

2019年6月,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70年之际,陈老再访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,与四川日报新生代记者一起,追忆基地成立以来大熊猫保护的过去、当下和未来。当时,陈老曾说,用笔触改变大熊猫的命运,是自己记者生涯乃至这辈子最骄傲的事,自己将继续为大熊猫写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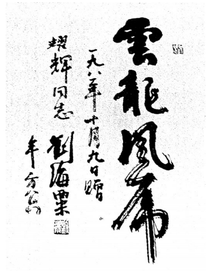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3月10日,陈老践行了诺言,他为四川报业博物馆带来了特别的礼物——自己97岁时出版的《大熊猫与生态文明》。参观结束之际,陈老说:“我会一直关注大熊猫。”

(摘自《四川日报》3.10 陈俊伶 王成栋/文)

刘海粟为黄山厨师题字

刘海粟(1896—1994,江苏武进人,中国近现代画家、书法家)从1934年至1988年,曾十上黄山。他最后一次上黄山时,已93岁,创造了高龄画家上黄山的奇迹。他一生痴迷黄山,一生最重要的巅峰作品也多以黄山为题材。“昔日黄山是我师,今日我是黄山友。”这是刘海粟在黄山发出的肺腑之言,从师法黄山到纵情写意,变法创新,不断升华,直至进入“师友黄山”的艺术境界,真可谓对黄山情有独钟。

1981年7月,86岁的刘海粟在夫人夏伊乔(1917—2012,祖籍浙江鄞县,画家,擅长山水和花鸟)的陪护下,专程来到黄山,这是刘海粟第七次登上黄山创作,天都峰、莲花峰、玉屏峰、散花精舍、清凉台等景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刘海粟灵感激发,兴致勃勃,于7月28日填词《满庭芳·七上黄山》:“云海浮游,玉屏攀倚,天都插遍芙蓉。山灵狂喜,迓客唤苍松。七度重来无恙,记当年积雾沉峰。补天手,旋钧转轴,旭日又当中。凭高先一笑,青烟点点,郁郁葱葱。正不知费却多少天工。无限笔边佳兴,都化作挥洒从容。龙蛇舞,丹砂杯底,照我发春红。”


刘海粟给金耀辉的题字

刘海粟、夏伊乔夫妇住宿在温泉区黄山工人疗养院内,由于吃住时间较长,渐渐地与该院餐厅青年厨师金耀辉熟络起来。金耀辉,祖籍徽州休宁,初中毕业后去旌德县三溪公社插队,1977年招工考取到黄山工人疗养院当厨师。金耀辉脑子灵活,勤学肯干,曾被派到南京著名的丁山宾馆培训厨艺,专门学做“红案”(负责做菜的工作),擅长制作淮扬菜、苏菜、徽菜。疗养院的厨师长也很器重金耀辉,常手把手教他。金耀辉悟性较高,很快就掌握了徽菜、苏菜等经典菜系的烹饪技艺,还被提拔当了炊事班长。金耀辉经常主动询问来黄山疗养,常年住宿在该院的一些老干部、老工人、游客对伙食的意见,及时改进,获得了大家的赞许和好评,这其中也包括刘海粟夫妇。刘海粟夫妇认为金耀辉菜烧得好,合乎胃口,内心十分感谢他的热心服务和细心照顾,彼此成了好朋友。

是年10月9日,秋高气爽,刘海粟夫妇主动为疗养院院长和金耀辉两人题写了书、画若干幅以作纪念。其中,刘海粟为金耀辉题字一幅:“云龙风虎一九八一年十月九日赠耀辉同志刘海粟年方八六”。夏伊乔为金耀辉题字一幅:“云水襟怀”,还为金耀辉作画一幅。金耀辉十分感谢,并小心卷好收了起来。事后,院长开玩笑地对金耀辉说:“你同我这个院长是一样的‘待遇’呀。”

哪知还未来得及装裱,金耀辉于1982年意外去世,年仅24岁,令人叹惜。这三幅书画“墨宝”见证了金耀辉与刘海粟夏伊乔伉俪之间的深厚友谊,以及曾经的黄山岁月。

(摘自《文史博览》鲍飞立/文)

袖珍书签

莫小米

多年以前,一个女子婚姻失败,离了。

她那很快再婚的前夫是否还记得她这个人,没人知道,但这个家庭里有一个人,却深深地记住了她。

那是前夫的5岁小妹妹,父母早逝,这个嫂子就成了她的妈妈。帮小妹妹洗澡、梳辫子,都是嫂子一手包办。嫂子是个代课老师,会唱很好听的歌,嫂子有双巧手,为小妹妹织的毛衣,人人都夸好看。

可惜三年后,小妹妹背着嫂子缝的书包从村里的小学放学回家,嫂子不见了,从此再没见过。

许多年后,小妹妹已是六旬老妇,看到电视台的寻人节目,忽然想寻找当年的嫂子,当面向她说一声感谢。算起来嫂子该80多岁了,这么多年,生活和工作忙忙碌碌,并不时常想起,却永远也不能忘记。

嫂子大约不会想到,遥远的过去,竟然像一枚袖珍书签,夹在一个小女孩的记忆深处。

这样的书签,也许每个人都有。

1980年冬天,一个高中学生,为了赚学费,趁寒假跟着父亲做走村串户的修伞生意。

雨越大生意越好,那天他一直做到天黑尽,才发现已经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界。往回赶了一程,风雨更猛,又冷又饿,便到路边人家避雨。

路边人家恰好也有个学生仔,两个少年聊得挺投机。雨稍小,正要动身,女主人从里屋端出一碗热腾腾的面条。在这样的寒夜,一碗面条意味着什么?尤其在经济尚不宽裕的年代。

告辞后,路边人家就此隐没在风雨夜。

芸芸众生,碌碌人生。你不一定知道,会有一个人永远忘不了你曾经的暖意。你不一定知道,自己会像一张袖珍书签,藏在另一个人的心里。 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老人

亦舒

经过观察,我发觉老人可分两种。

一种到了八九十岁,凡事都已看开,性格豁达乐观,什么都能包涵容忍,一切都无所谓。简直有御风而行的逍遥潇洒,衣食住行均随和之至,钱财更是身外物,除必需品之外,均布施亲友,平日嘻嘻哈哈,绝不谈生死问题,只挑当年逸事来说。这样的老人,活至耄耋,也受晚辈尊重欢迎,躯体虽然老化,思想却充满智慧,不枉此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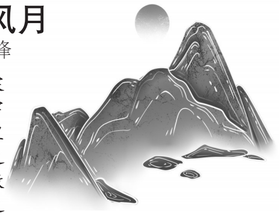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种老人越活越斤斤计较,益发纵容珍惜自身,对于一杯茶、一碗饭,甚至一盆洗脸水,均啰啰唆唆,千般挑剔,再好也不够好;子子孙孙,人人叫他生气,没有一人合眼缘,个个言语无味,话不投机。故此,他一定要自作打算,自私自利,一意孤行,无须替任何人着想,天地虽大,只有他一人至尊至大。这种老人往往叫晚辈退避三舍,相处时如同应付难缠的老板。

我老了会是什么样?假使真能够活到那种年纪,即使死性不改、挑剔如故,至少在表面上,自问可以做到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。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功夫。

(摘自《刹那芳华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

山水风月

胡竹峰



在山野游荡,在山坳深处或者山高处长啸。啸声穿林过树,野鸟一惊。身体里一下子走出很多人,饕餮之人、妒忌之人、懒惰之人、傲慢之人、暴怒之人、贪婪之人,也走出淡泊之人、茹素之人、仗义之人、勤劳之人、平和之人、宽容之人、谦雅之人。

初春三月天,独居深山。四野安静,推开窗子,感觉大地回春,夜气来了,山气来了。夜与山,山及人,人与天地融为一体。

清晨,一轮明月出现在尖顶房屋上,一只灰鸽子停在窗前。不知其名,难辨雌雄,突然忘了身在何地,如坠梦中。

翻书架,一个人从十年前的旧纸里走了出来,是我。相对无言,闷坐片刻。

没有书读时,翻山越岭几十里只为借一本小说。借来之后,连夜读完,天明即还。如今家里处处都是书,却读得少了,只想着读风月、读山水。只道山水是好风月,岂料风月亦是好山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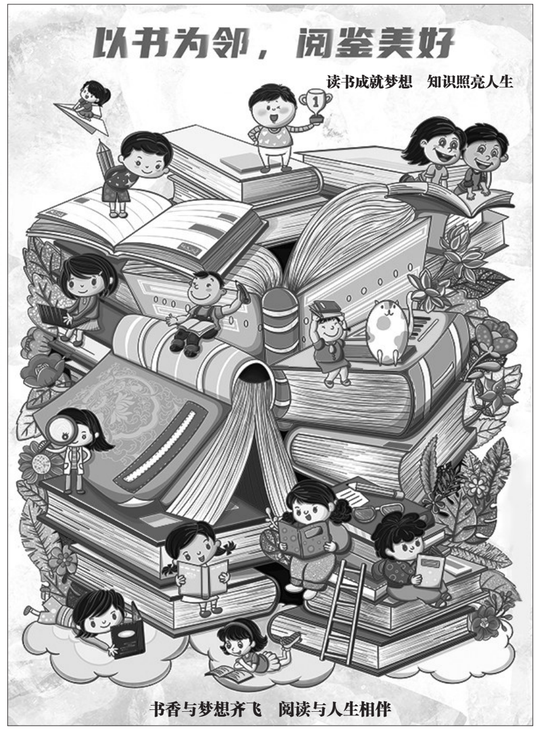
(摘自《雪天的书》安徽文艺出版社)

菜园

盛可以

说到吃,我首先想到老妈的菜园,那也是个百花园。茄子花、辣椒花、豆角花、冬瓜花、黄瓜花、南瓜花……自从老妈栽下它们,我就每天去看它们的长势,帮老妈浇水,开花数花朵,结果数果子。花开花谢,瓜果熟了,自己吃不过来,送的送,卖的卖,整个夏天都热热闹闹。大冬瓜个儿比我大,至少要两个人抬;南瓜比我胖,经常用来当坐墩。到了秋天,老妈将冬瓜、南瓜存放在床底下,可以吃上一两个月。

记忆中,老妈的坛坛罐罐充满魔幻。最令我回味无穷的是剁辣椒、卜豆角、辣椒萝卜……有些懒妇人一到冬天就没菜下饭,今天来抓一碗辣椒萝卜,明天来抓一把卜豆角,我妈总是慷慨相送。她还做得一窝好米酒,会做腐乳、臭豆腐。早几年我们开玩笑,以“老干妈”为榜样劝我妈下海。我妈说:“做给你们吃是用了心的,真做了去卖,心里想的是钱,就没这个味道了。”

去年回家,老妈带我看她的小作坊,里面整整齐齐地排着几十个大坛子,外面贴着腌菜品名、制作月份。不知怎么,我鼻子一酸,差点流下泪来。

(摘自《春天怎么还不来》译林出版社)